

10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R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象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九

直諍第八

宋鄭鮮之初為宋國奉嘗赫連佛佛

南朝以教虜陷

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

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厝其意然臣愚竊有所懷

虜之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師徒遺律非

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凌威長驅臣寔見其未易若輿駕頓維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懼天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竿事從屈伸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未不敢動若輿駕造維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顛顛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之淺深必以殿下太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

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弊至於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十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十功無所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即之事寔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遠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雒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鑒察臣愚懷

范泰爲散騎常侍景平初致仕少帝在位多諸愆失
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
鞞在宮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闈之間不
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
近之恠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軍
過二漢閉河根本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
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
理期此臣所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
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
近習俱非杜稷三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引古道式遵遺訓
從理無滯任賢無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書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
人成敗如曉未有治政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
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
惜耄已及百疾牙生便爲未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
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
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
元嘉二年遂輕舟遊東陽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徐
羨之等猶秉重權泰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

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嘗歎契濶戎陣顛俱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局子禁之表竟不奏張約之堂邑人前爲吉陽令廬陵王義真既爲徐羨之等所廢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無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及悔誓於及泉壺闕復寃寃於湖邑也當斯之時豈

無等鄉賢輔哉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冀藥石於何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習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青天步則齊德有虞附廊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處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柩修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外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穆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

資風成定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
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
之篤下令遠近憫然失齒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
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綿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
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
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
安危之遠竿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
採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
生顛顛之望特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
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

厲况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
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
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
之爲梁州府叅軍尋又見殺

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表諫曰萬乘宜尊重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
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定有未寧清道而動
帝王成則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
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望少採愚誠

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扶令育為龍驤參軍時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令育
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
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
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諸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
二臣豈好逆主于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
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
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
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千里願言
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

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天人之路開大道之門
搜殊逸於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唱喬
岳無遺賢之嗟羅飛翮於垂天網沉鱗於溟海况於
彭城王義康元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出削
遠送南垂恩絕於內形隔於遠取離明主身放聖朝
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
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
於京甸強楚鬪闖於上流或苞惡而窺國或顯逆而
凌主有空之所備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
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殄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

蕭之時義康豈不願參皇謀均比休咎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治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有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宰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歎人神同休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徃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人雖二告而猶織仁主之令範

也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寔不信又云兄弟雖鬪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徃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寃寃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此非徒皇代當今之計乃蓋良史萬世之美也且譎諛難辨是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之所畏故愛身之士身為已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于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冊誠者寔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况書言計

事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於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楊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矧今觀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徃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穆息宇內之機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詭說之道消矣何

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察違憲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莫休烹屍始願所其豈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蔡興宗為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國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用是失音

張邵為世子中軍叅軍十四年武帝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

之

梁郭祖深爲後軍參軍時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
祖深輿觀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
慈悲既引憲律如替愚輩罔識悖慢斯作各競奢侈
貪穢遂生頗繇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
自進無途貪苛者取人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鈎
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
沒勞深勲厚福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
賣酒惡犬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
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

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
人猶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
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於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
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
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未置交効賒
也今商旅轉繁遊食轉衆耕夫日少耜軸日空陛下
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
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家給人足庶讓則可生君子
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
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曷已逆惡者害國小人也

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
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湏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
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
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
毛耳論外則有勉捨徐勉周捨也說內則有雲旻范雲也旻失其
姓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
主慈臣怯息謀外甸使南中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
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
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
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

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
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諍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蒼
問唯唯而已八對則言聖旨宸衷出論則云誰敢逆
耳過寔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
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鄉士湫有奉公尸祿競
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曰不商何因而
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
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
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
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

引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寵麗僧尼十餘萬貫資產沃壤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從尼則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簡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自從養女聽畜奴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命蔬食如此則法與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爲三郵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洲人庶尤受其

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
一身被及任用皆募部曲而楊徐之人逼以衆役多
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送出三津名在遠役
身歸鄉里又懼本屬簡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
良由此故又梁興已來發人征役號爲五三及投募
將營主將無恩在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劓叛亡或有
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符下討捕稱爲逋叛錄質家
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
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青時降
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任信下轉

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
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歛戶課薦其箱
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有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
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
口入比及關津廢替湏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
鎮襄陽左僕射上矚在喪被起爲吳郡魯無辭讓其
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直擢
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嘗侍

蕭介爲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
高祖勅帝防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

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
勅容納臣聞凶人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
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
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
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
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
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
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違細
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獸之効耳今
既亡師失地真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

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望其高鳴之晨歲暮
之効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
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淳臣事跡顯
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
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襄將死有城郢之患衛魚
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
心伏願天慈少思苦口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
用

陳章華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
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

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
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
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
之草莽譖佞讒邪昇之朝庭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
陛下如不改弦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
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後魏崔浩為祭酒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
蘇垣因華陰公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
年勸明元遷都浩與時進周澹言於明元曰今國家
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

嘗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崖號稱牛毛之衆今
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
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
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
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葦代千里之險須欲救
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寔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
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棄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
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
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一熟事則濟
矣帝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

浩澹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
浩等對曰可簡下窮乏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
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
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
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高允爲中書侍郎給事中熟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
能勸文成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
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有所興今
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末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
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

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
及諸雜役湏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方人
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
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
驗之於今必然之効也此誠聖心所宜思量帝納之
張白澤爲壅州刺史時獻文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
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
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
表諫之曰伏見詔書禁尚書已下受禮者刑身糾之
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

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挾美萬機讚
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
尚有代耕况皇朝貴任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闕
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
責成不亦難辨如臣愚量謂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
班祿酬庶羊去亂群嘗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
軌朞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獻文納之後爲
壅州刺史大和初懷州民依柳苟初三十餘人謀反
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

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轅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未諳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

陸馥爲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匹王原賀等並皆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

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

李冲爲侍中孝文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大都至於維揚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帝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運公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執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

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白京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雜境內水小猶尚致難况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帝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固雨多去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十月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請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

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賞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帝乃喻以遷都洛陽之意遂南伐

崔挺爲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孝文納之

成淹爲謁者僕射以遷都與家累至雒陽行次靈丘

州府元龜 直諫八 卷之五十四
屬南齊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
孝文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逆幽明同棄陛下俯
應人神救見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前車之輒得不慎乎淹
曰伏聞發維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帝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干於斧鉞淹曰昔
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
夫帝優而容之詔賜絹百疋

高道悅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維京時宮極
初基廟庫未構孝文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迴營構

之才已造舟楫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
崇務箴規輔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榜爰自曩
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踈魯濫蒙榮貫司無獻
彌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
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迴付都水用造舟
艦闕未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
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不修繕舟楫更爲
非務公私徇惶僉深恠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右齊
其沿河攬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
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

月裸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維相望陸路
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
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
又從駕群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
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又氏胡犯順
玉帛未恭西戎內侵介冑仍襲南寇紛擾對接近畿
蠻民踈戾每造不軌闕闕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
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覲覲之望邊寇絕闕疆
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衷冒昧以聞詔
曰省所上事深見乃心但卿之立言非矣當須陳
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
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廻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爲棄
物修繕非務舟楫無隱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
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孝文遂
從陸路

盧淵爲散騎嘗侍孝文議伐齊淵表曰臣誠識不周
覽頗尋篇籍自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
軍決勝行陣之間者勝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
千鈞之弩不爲鼷鼯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
而袁紹士分胡銳以步兵三千而符軍瓦解勝負不

由衆寡成敗在於頃臯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益德矣益德張飛字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分有江水居其上流

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孫皓暴戾上下雋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雲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袵草面聞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關右

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其魁帥不爾懼成兵中赤眉之禍育其微萌而不詔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寔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在侵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愿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義寧非

焉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符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強一萬之衆寡也今則驅先天之駕用仁義之師當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亦復何尚洞庭彭蠡竟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與旅頰豐之後雖靜有之閔左小紛已勅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紆大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陸叡爲尚書令太和十九年叡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自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昇遷草創庶事南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上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軟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徃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精甲願橐旌卷旆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

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循理華
區觀風雒浦然後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
襄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觀機自服撫附振威白麾
東指則義陽以左騎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
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效
其餘力乘流而赴勢勝萬倍蕞爾閩區敢不稽顙豈
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固存近勅納降而施不紆鑿
輿久臨炎暑帝從之

崔光為太掌卿宣武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
四足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萑以問光光表答曰臣

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籥籥中雌

鷄化為雄冠毛變化而不鳴不將將謂率領其群也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嶋鷄恆子漸化為雄冠距鳴

將末光中有猷雄鷄生角劉向以為鷄者小畜主司

時起居人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

小臣將乘君威以害政事猶若顯也竟寧元年石顯

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鷄化為雄

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雌雄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

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傳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閑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

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塊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奄次東州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絃繼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群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末劫諫之時同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卹固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恐怨而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齊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晏宗或闕時應親蕭郊廟延敬諸父簡訪四方

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鎮貧瘼簡費山池減徹聲妓
畫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出佞則兆庶幸
甚妖弭慶集矣宣武見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
以罪失伏法於是光愈重正始二年八月光表曰二
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
即莊子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知晦朔壅門周
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
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言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墻
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棟宇崇麗墻築
工密糞朽弗如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伏扶踈誠

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
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
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
白比鴟鵂巢于廟殿梟股鳴于宮寢菌生賓階軒坐
之正唯諸往記信可爲誠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
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
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
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
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爲中書
令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群宮無敢言者勅

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
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
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朝胎謂之重
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
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
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宣
武納之

李平爲河南尹宣武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
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益梅之相濟邨
奚云叔向之賢可及世而康不免其身寔可嗟惜未

幾康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高謙之爲河陰令舊制
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倭幸之輩惡其有發聞遂共
罷奏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寔思奉法
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噐之節
但豪家交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
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
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帝臣崇之爲雒陽
令嘗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于政近日已
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
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親

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
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
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
無寧安世無寧弊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萬化之道
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
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
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
利若使軍柄付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寔則何賊不平
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
別倩他人引弓格闖虛受征官身不赴陣唯遣奴客

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變弓則是正爵虛加征夫
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良何以勸誠也宜近習侍臣
歲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身奉法不爲
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
擁下虧風敗政使謗誦甘心忠讜息議况且頻年以
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
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
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
欲嚴符切勒臣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

有國有家者不患民心不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
 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
 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驟未調善御執轡成組
 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
 一日萬幾事難周攬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
 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
 一言之益伏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
 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
 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跡以責左右近侍寵要者由
 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

子詔從之除國子監博士

孫紹爲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兗和羅使還朝大陳軍
 國利害不報紹表曰臣聞文質相用治道以之緝熙
 汗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治九服
 伏惟陛下應靈踐祚中明昭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
 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漢北叛命隴右放
 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
 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
 治安中京以來文濟而政亂故臣昔於大和極陳得
 失其論四方華夷心動高祖垂納又應可尋延昌正

光奏疏類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僭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寔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感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叅執事猷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杭直每上封事嘗至懇切不

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張普惠爲諫議大夫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裔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時翻改普慧僂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况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

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作
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
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
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
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
養赤子幾臨危整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
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
對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以封其
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

不欣然至德知慈德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
枉乞垂聖察太后曰鄉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
竟復誰是普惠對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
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大尉咸陽王冀州
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
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
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鄉言有理朕深識之當命
公卿博議此事又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
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請闕上疏
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聞

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寔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鑿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

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皆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於先生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初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尅吉定兆而以踐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咎聖情伏願聖后廻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監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

以之自滅况今卜遷方始當修葺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寔人臣也雖十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况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恩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於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友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死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

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
珍宅召集王公公座卿尹及五品以上傳議其事遣
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阮文中掌侍賈璨監
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祖作帝尊父爲太
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寔非爲無據
且君舉作則何必修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
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足澄曰前代
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
得以詔命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
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

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

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大傳清何王懌曰昔在僭

昔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

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

源譏其不恭淵源殷浩字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

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

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

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同斯難御史中丞

尉元康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

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

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無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公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人大四命命數雖殊同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

者上卿上士何止大夫歟公但今所行以太如上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卿所及翻甚有慚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湏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虞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阮文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官對議往復既終

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
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
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驢
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流涕普惠謂
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
難諫便是唯唯曠言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
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
賀其幸甚

元昭業為諫議大夫孝莊將畋維南昭業叩馬諫止
帝避之而過

卷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

直諫第九

北齊王紘字師羅為奉朝請頗為文宣所知待帝嘗
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
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寢亡國破家身
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

册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十四

同事我兄弟舍樂既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掌節但賊堅力薄斫轉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皝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劔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致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

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無侍中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引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曰前諫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

不悅

後周柳慶爲尚書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因而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諍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

樂運爲京兆丞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曰除帝及六
宮便議郎吉運上疏曰三年喪自天子達庶人先王
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
喪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鉞未盡隣境遠聞
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吊不可既吉便凶如以玄冠
對使未知此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
不納帝既昏暴滋甚運乃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一
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
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
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

事請參諸宰輔與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戒大
尊初臨四海惠德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
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惡聲溢朝野請姬
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
未明求衣日昃忘食猶恐萬幾不理天下壅蔽大尊
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
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垂拱高視居
外聽政四曰變故異嘗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罪非
致安之引規若罰無定制則天下皆懼政無嘗法則
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尋即追改更

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斯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
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
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
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
踈而祚永請遵經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
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
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喪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
義志豈其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
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徃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
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祇
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
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
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謹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
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殊謬便陷嚴科
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
刑戮寧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
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
王因之而獲福今立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
戒膳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循布德政
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

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救之獲免

元巖爲內史大夫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闕請見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獲免

隋王誼自高祖爲丞相以誼爲行軍元帥開皇初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帝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劉行本開皇初爲諫議大夫簡較中書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長孫平開皇中爲兵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

毀朝廷爲憤憤者高祖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
汗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志願
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痴不聾
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卿紹之言不應
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帝於
是赦紹因赦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梁毗爲大理卿位上開府時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
權百僚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
福臣之作福其害于而家內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
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

意者嚴霜夏零訶旨者膏雨冬沐榮枯由其唇吻廢
興俟其指麾所思皆非忠讜所進皆是親戚子弟布
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裔四海稍虞必非福
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
之於易世而卒歿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
齊皆載典誥非臣億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
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監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末
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
禁止親自講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
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

不震悚唯素揚眉奮用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謦謦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踈

庾質爲太史令大業八年煬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鄉以爲尅否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尅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受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

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大史令九年後征高麗問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立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解斯政奔帝大懼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頗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

慮及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在斟酌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趙才爲右衛大將軍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亂離恐爲杜稷之慮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

唐孫伏伽高祖武德元年爲萬年縣法曹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正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煬帝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動搖者乎以前朝好爲變更

不師古訓者止爲天下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定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不可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輒獻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叅事盧辛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

陛下察臣愚心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大嘗官司於人間借女婦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故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道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亡在其所

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德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離穆及好奢華馳騁獵射專作博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馳驅至於拾遺補闕决不能爲也臣歷窺徃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之人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拜伏伽中書侍郎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諸

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也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嘗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而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復配遷之此是陛下自違天心欲遣下人莫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渠魁充等爲首渠魁尚免

齊從何辜且古人云蹠夫吠堯吠非其主在東都城
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
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亡陛下皆云被擁故也
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無罪人書云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
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
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
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
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君爲信畏故書云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

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臣愚見世克建德下僞
宮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貞觀元年轉大理少
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
屢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
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
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
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
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

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只是少年諸王所務豈得既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褚亮武德初爲秦王文學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一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惟一而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籍豐草引金陣而蒲平原盡心目之

娛翫且梁之樂發雕弓而迫狡兔飛勁天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箚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纒揮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奔赴林藁未填坳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切逢明時遊官藩邸身漸濼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慮疏奏高祖納之

唐儉貞觀初自天策府長史遷民部尚書從幸雒陽

苑射猛獸儉見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突及馬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

蘇世長武德中爲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臣曰今日改樂乎世長進諫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在態發邪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

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武功較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仍於其地又更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俱頃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之所作邪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姦詭疑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瑤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嘗陪侍見陛下宅纔蔽風霜當于彼時亦以爲足今自隋之後民不

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爲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既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而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李綱爲禮部尚書武德中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綱諫曰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柎衡擊鼓先解衣服露體而擊之間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今新定天下開大平之基起義功

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曰我已授之不可追矣

張行成爲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豈不能恣情慾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畢宮菲食正爲蒼生爾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行之成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列寔兼

將相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
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僕員樞近
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
魏徵武德末為諫議大夫太宗即位數引入卧内訪
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
常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
何能若是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七年代王
珪為侍中臣欽若等曰魏徵自為秘書監參預朝政侍中事具宰輔諫諍門是年遜
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一年上疏曰臣聞為國之

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
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
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湏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
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
言無誠之令焉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
中君子所不為也自主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
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
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

善始之勤未觀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鶩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謗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疆直者爲擅權謂忠謹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義忠謹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奔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

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此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衰之所在亦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汚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

宛承顏順旨其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而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有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盡忠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

何如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
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
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
能下饋問倫曰鼓之得失問倫知之請勿疲士大夫
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
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爲人也佞而不
仁若使問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佞人佞人
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
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佞避
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

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
是非不雜必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
善而惡惡審賞而明罰則小人絕其邪君子自疆不
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
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
可保求錫祚裔將何望哉太宗手詔答之太宗嘗嫌
上封者衆不近事寔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
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
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裒則有益於陛下若無裒
亦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戴胄爲兵部尚書貞觀二年太宗將修雒陽胄諫曰
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
作役餘丁尚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
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止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
便廢入軍者督其戎杖從役者責其糗糧盡室經營
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役既盡賦調不
入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
功畢亦謂非晚若頃修營恐傷勞擾帝嘉之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雒陽宮乾陽
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曰徵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

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世及其子而亡
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
勝神祇不可以親恃唯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如始
可以未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
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
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廢漸多豈疲人之所
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
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
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
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

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
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
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雒陽姜敬一言即日
西駕豈不知地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
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
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
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隋近所有多從豫章採
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
輪即便大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

人別齋鐵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二三十里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餘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明並宜焚毀陛下以凡木可用不宜焚灼請別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節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帝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維揚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又事理湏行露坐亦復何苦所修宜即停之

馬周爲監察御史貞觀六年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而未嘗不廢卷長思想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何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十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瞻省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

爲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爲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鑿輿動輒嚴蹕經旬非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

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邸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陛下封植之考誠愛之重之欲其裔嫡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彘麇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

邑必有材行隨噐方授則雖其翰翮非疆亦可以獲
 免充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
 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天恩而
 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
 為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
 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
 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鑿與一出勞費稍多所以恐
 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
 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世臣知大孝誠不在俎

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物特願聖慈
 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
 基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噐不以假人是
 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
 輿皂雜類常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
 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
 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
 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
 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且不使在朝
 班預於士伍大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十一年周從幸維陽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至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令政教無失以持常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

而大要唯以禮節於心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湏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
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
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
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
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
聞昧三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
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日所親見尚有如此
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
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敗成之事但有黎庶怨
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未有重能安

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
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
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
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物又笑
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
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
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
得一斗米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
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
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

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維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維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家之甞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疆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徃彼因之以竊發則有

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宴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採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憫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

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湏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里語云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

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人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出外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疆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任更輕其材堪宰蒞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

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九年詔獻陵制度准漢長陵
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敝世南上封事諫
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言光
顯珍寶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
畢備此適所以貽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
安於菲薄爲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嘗情以定耳昔漢
成帝造延長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
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悽
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

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水焉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
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也人君在位三
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
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
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故聚斂
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
作終制其畧曰昔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
殿園色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

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覺其處無藏金銀銅鐵
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
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
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墜而有知將不福汝以
為未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
下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
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
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為丘
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

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邪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
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
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
中制度事皆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立封大
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
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遵藏之宗廟
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
隴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久遠
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長安陛下孝名
揚於無窮矣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

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方始成就今以
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
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曰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興
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
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
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彌冬狩
蓋惟嘗典射隼從禽儔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
餘承順天道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
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鹵剪暴以衛黎元收章摺
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

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
御檠斯蓋重慎防微爲往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
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物敢忘斯義且彫狐星畢所
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
戰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滄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
下則貽範百王末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
宗以是益親禮之

姚思蕪爲散騎嘗侍太宗將幸九成宮思謙進諫曰
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
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

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嘉言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頻劇故非清好遊幸甚嘉卿意賜帛五十匹

劉仁軌為樂陽縣丞貞觀十四年太宗欲幸同州較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嘗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并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獲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宜種麥直據尋嘗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頊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鑿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

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直諫部九

卷之五百四十二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直諫部 二十一

直諫第十

唐褚遂良為起居郎貞觀十五年詔有事泰山先幸

維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

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

維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

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太宗每月給魏王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熾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幾或未盡善臣職在

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死宣帝以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嘗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納其言遂良後

為太子賓客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
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為國本百
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
信延陀曩歲迺一斥侯耳值神兵北指蕩平沙漠狼
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加兵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為
餘寇奔波湏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其懷恩光
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殲
惡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洪私許其
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
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僚端笏戎夷左

袒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
畢亦各有言咸以為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
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
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
君子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
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者少所
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
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

忿怨此土以主無信而懷慙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
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
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
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
息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
下之信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
無筭中國繫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汗敗芮芮興突厥
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寔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
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
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陀滅頡利輕刑薄賦庶

事無擁菽粟豐具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
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滋含育而葺真絕域有意
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
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討高
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震用其人夫
出師吊伐當乘機便今因其殺虐誅之甚易遂良對
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
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
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
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

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期尅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并發忿興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充之後有良筭安肯矢謀由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

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闕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反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嘗規貴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勵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縱指示聲居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徃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

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墓立功同
於天地爰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
於六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猶堪
任用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
年實幼少自除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
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
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
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帶方玄兔海途浮
測非萬乘所宜行踐留京徑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
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
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

蕭鈞爲諫議大夫未徵初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
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紀繩身行盜竊命有
司誅之鈞進曰文操所犯情貴難原然於當法罪不
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輕法律
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

韓瑗爲黃門侍郎未徵中高祖欲廢皇后王氏立武
昭儀瑗因奏事泣涕諫之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
先帝所聚今無過愆即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
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

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爰又上疏諫曰臣聞王者立后以作配天地比德日月並明則照臨四海如日月有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揀擇况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於皇帝妲已傾覆於殷王前史載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歎息不謂於今塵黷聖代今如不法後嗣何觀伏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世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蒞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見麋鹿遊於姑蘇臣今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於闕庭宗廟

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匹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毋臨天下以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閒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妣氏而興闕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任心縱欲以嫫為后遂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李君球為蔚州刺史龍朔元年四月詔諸道總管率三十五軍川陸分途先觀高麗之豐高宗將親率六軍以繼之君球上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
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
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之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
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
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招南海分爲
八郡終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下哀痛之
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
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
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
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

資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
守少發即兵威不足多發即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
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
即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
如不滅惟陛下裁斷疏奏不報

張文瓘爲東臺侍郎龍朔三年蓬萊宮成百官奉賀
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
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
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

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
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畜深
納其言

徐齊聃爲西臺舍人咸亨元年三月勅令突厥酋長
子弟專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
以師曠爲友匪惟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習皇太子
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階闈小臣必採於端士馳
驅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未播崇賢之美
今乃使瓊裘之子入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
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

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俄又上奏曰齊獻
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
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
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

劉思立爲侍御史儀鳳二年四月詔以河南河北旱
儉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
曰今麥序方秋蠶桑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勅使
撫巡人皆竦怵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
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逾程往還兼之晨夕
停滯既緣賑給湏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

驛之處求馬稱難揀擇公私預湏追集雨後農要特切常情暫廢湏史郎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勒數家從此相乘必恐滋甚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褻貶疏奏謚等遂停不行

袁利貞爲大掌博士末隆二年正月王公以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

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微臣庸蔽不閑典則泰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在瞽願垂省察帝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群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錫無以獎勸之於是賜百段錦綵

李善感爲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元年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諫曰自古帝王莫不以登封告成爲盛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矣但數年以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

發天皇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方更營造宮室勞役
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帝雖優容之
竟不納其奏善感頗涉經學時承平日久諫諍殆絕
善感既進諫時人甚以此稱之
蘇良嗣為荊州都督府長史高宗令宦官緣江採異
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
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
恐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
明言其切直疏奏帝謂太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

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

朱敬則為右輔闕初則天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
異議長壽中既漸寧宴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乃上疏
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
私門張宮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
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
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夫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大潤
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
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分此不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
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竒進豪猾之才薦貪
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
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縛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
至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
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義始知天子之尊
乃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
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
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繫柱吾屬不得無謀即啓

漸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
義者聖人之遽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
畢芻狗湏投淳精已竭糟粕可棄二義尚此况輕此
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
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
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載之心盡露神道
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
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計不下席聽
不出門蒼生宴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
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

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虧
行齋饒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
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察
邊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
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詞
流曠蕩之澤絕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鉞塞羅織
之蹊掃朋黨之迹使天下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哉則天甚善之

肅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
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

迹象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
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
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
能垂名無窮為帝王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
眾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
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
愛人務奉已且頃歲以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
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
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
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百僚皆以犯忤

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
陛下至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至
仁明君不患切直之言以垂名於千載陛下誠能發
明恕之制出勞人之詞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
而知民苦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昧死上聞乞下
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而天下幸甚

徐堅爲萬年主簿則天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
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復之奏恐致虛
枉也竊見比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
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

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謂
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
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藻悅
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揀擇恐招
枉濫諸百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百姓所稱者願親而
任之有處士深酷不允者願踈而退之則囹圄無冤
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
漢君之茂德故御苒作亂而御缺登朝稽康被刑而
稽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效死湯殷千載美談斯爲
稱首父子猶其如此余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

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貧賤實爲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嘗例各使坦懷故姚璿之徒皆逢任委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爲未徼疵不弘大體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宇勅有司勅令之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劉承慶爲左拾遺證聖元年正月制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善天意之掌理王者之掌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以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而凶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商紂以雀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災變之生將以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祗畏神心驚懼天誠錡身正是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成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及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膺三舍之壽高宗懲雉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

皆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通神美瑞嘉祥薦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大火損其神宮驚陽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為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其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燄妄起災宗廟燒宮觀自上而降所謂天火濫燄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為患是同王者舉措云為必關幽顯幽為天道顯為人事幽顯亦通天人理合今匠人宿藏其火本無於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燒之所孽煨潜扇

倏忽成災雖即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火發既從廟主後及總章意將所云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宗佛教即津梁何假糾官方從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措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折木天誠已顯今者轟燄斯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嘗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禮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

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群僚理合兢莊震悚勉力可
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醕宴又下人感荷聖德祗變
悚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
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性
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耶
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
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勉聿修其
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
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
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

散壞斯實誦佞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晝昧王化
無益萬幾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
明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咎相仍斯寔
天人丁寧戒諭聖王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
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爲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
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青之由無矣天人之心而興
不急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無窮幸甚幸甚
丘惜前爲魯王府功曹叅軍延載元年簡較內史李
昭德專權用事爲朝野所惡惜上疏言其罪狀曰臣
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嘗以勢盛爲

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強國非無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朝野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遂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於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發皆命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長機權然其雖有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誑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南臺見勅自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

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叅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盡可將行方始別生駸易揚露專擅顯示外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惰氣一切奏獻與奪事宜皆承肯意會附上言令有秩之吏多爲炤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侯兩族兼挫侯王二讎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則哲然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以龐萌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

家理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况兼天下之重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掩蔽過厚臣聞蟻孔壞隄針芒瀉氣涓流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伏願陛下殷鑒古先早爲裁抑無令禍大使至難除臣又聞之譏刺近臣犯顏深諫明王聖主亦有不吝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所望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昭德竟坐免

張說爲右輔闕則天聖曆三年四月幸三陽宮避暑

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

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長策請爲陛下陳其不

可三陽宮去雒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有堦坂

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環山險不通轉運河廣

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有費給連雨彌旬卽難

周濟陛下大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

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

示人鑄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

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

編小萬方輻輳填成隘郭併插無所排斥居人蓬宿

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疾流轉衢巷陛下
作人之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
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
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
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
止迄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餘
里出入往來雜人甚多無墻垣扃禁內有榛藂谿谷
猛獸所伏暴匿是憑陛下徃徃輕行驚蹕不肅歷蒙
密乘險巖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冝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

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
胡寇窺邊南有夷僚騷徼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
近年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深居上京息人
以展化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
澹慮億萬斯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蕘十
不一從何者阻盤遊之娛間林池之玩規遠圖而替
近適要後利而替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賢臣之
意然臣盡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
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納

劉知幾爲懷州獲嘉主簿證聖元年表陳四事其一

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人者大人之賊也竊以赦之爲用復何益於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籍非嘗之慶以申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謂未克况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罰罪者乎是以歷觀變古兩漢舊事康衡儒學之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惟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亂理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王秀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中責貴禘曰夫赦者偏枯

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上賢仁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患姦軌之徒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竊惟皇家之受命也肇自攝政負圖之始迄乎維新革命之初赦宥之澤可謂多矣逮乎六合清晏兆民樂康而非嘗之恩猶未寢息近則一年再命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賂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假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

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申請謁於吏部之曹納金帛於司刑之吏不即剖斷故致稽延推遷在苒既霑恩宥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肯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庶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効鷹鷂而報國塞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効其功聞恩無以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臣望陛下遠覽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孟費之談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兆人百姓有罪者無

所逃刑理務當官負憊者無由免罰自當黎昨知禁姦宄肅清刑期勿刑罰一勸百與夫年年降赦歲歲承恩而違犯相仍罪責不已較其優劣不可同年而語哉其二曰臣聞君不虛授臣不虛受授則無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此皆聖賢之達論君子之格言也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表賢愚甄善惡才有可紀則白衣登公用無所堪則土牛不進惟漢代有賜爵一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澤每歲嘗行者也臣竊料皇家始自文明迄乎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具僚九

品已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無功獲賞微倖實爲深矣何者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其釐務當官尸素尤衆彌年歷紀竟無絲髮之功准例班隨屢獲丘山之施而曾無恥愧逾長貪叨每論設官途規求仕進而希孝悌取達准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披朱服遂乃先求笏帶預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朝享正陽觀多應賜級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已力受之者不以爲慚報恩之績未聞知足之情安在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

榮非德舉位罕才昇紆紫拖青旣醜將瓊瑤並列懷金佩玉芝蘭與蕭艾連行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已後稍節私恩使有善者愈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自當人皆匪懈官盡奉公士林載清人倫有序矣其三曰臣昔見有唐御曆列職命官國多列邸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陛下臨朝踐極頃輩此風然矯枉過正亦爲甚矣至如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即預朝流識不反於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有威是舉目皆然咸聞趨楚之譏惟見伐檀之刺故都中有

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梳脫較
書郎四方流傳遂爲口實臣聞漢明帝代公主有爲
子求尚書郎者帝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不可
竟不之許而多賜之金夫以國儀之尊一郎之賤猶
尚慎其所舉不以假人况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
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曰臣聞漢宣帝云
與朕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之刺史是也
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則鑒觀
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部或十
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

之術既而日將月就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
百歲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
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將廳事爲逆旅以下車爲
傳舍或云來歲入貢多應改職或道今茲會計必是
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用使百城千邑無
聞庶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望自今已
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
罰庶弘共理之風以贊垂衣之化疏奏帝並加其公
直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直諫十

卷之五百四十三

冊府元龜卷第...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
得徧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謙光上疏曰
侍其論欽陵呵史德元珍孫萬軒等皆因充侍子遂
唐薛謙光為左補闕萬歲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
冊府元龜卷第...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二

直諫第十一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
得徧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謙光上疏曰
侍其論欽陵呵史德元珍孫萬軒等皆因充侍子遂
唐薛謙光為左補闕萬歲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

居塞外不違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授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不忘則後代之元龜此臣所以極言

而不隱者也伏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袵綏懷式遏之方故無遺策豈臣庸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盡者也切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徃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門服改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國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

兵邊鄙羅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始伐楚取巢取駕克棘人州坐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分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解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天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猶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帑不可使胡人得法

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羹生長積漢之北以穹廬賢於城邑以氍毹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

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不生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昂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絲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反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舍識韋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僭預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

以肥中國四夷經營萬乘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疏奏不納蘇安常冀州武邑人涉獵文史尤明周官及春秋左氏傳大定元年投匭上疏曰臣聞曆數在躬握璇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升或干戈以定此二塗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萬靈充塞臣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臣馳

情細素繹應丘墳竊見女媧氏之代風俗簡朴人淳
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
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不傳之簡策亦焉足道
哉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
即宗文祖武之業也封中岳即萬代一時之事也受
寶圖即河圖雒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復成矣即當
損其犬馬減其服馭觀四大其如遺視萬乘其若脫
陛下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
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親族
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

毋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
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幾務殷重
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其若天意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是
厭倦萬幾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姦臣枉構久已
自新相位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
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終我聖朝大臣重
祿不言近臣畏罪不諫不能使吾君有堯舜之道故
書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其謂也臣又聞自昔明
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

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三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來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業重光享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覩胡賊侵擾窺覘中國陛下居終章申廟筭赫然發怒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燒範鑠刃以時繫年郎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其謂也

陛下若能告倦萬幾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書之曰掩媯燧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臣山東草萊耳無繫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時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汝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不執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卨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云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毋又謂臣曰朝亦倚門而望

直諫
汝暮亦倚門而望汝若能上干人主進書獻說揚名
後代以榮父母是吾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寢
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由同獻符而
竊抃陛下陛下若採臣一言之善成國家萬代之基
臣之懇誠幸甚幸甚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
之長安二年安嘗又上疏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
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
伏惟皇帝陛下功格四表道大百王昔者先皇晏駕
留其顧託將以萬幾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
虞舜居其位而其工伯鯨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

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拯斯大
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
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
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
道長群雄馳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
削平寓縣龍飛踐極軟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
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
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服天意下順人心東宮

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國嗣將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噐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噐滿即傾故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幾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

也臣前後所上事條必知陛下不能用但妄不可不言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覽輟萬幾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之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示天下疏奏不納

桓彥範爲司刑少卿長安中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弘泰占相云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微臣竊見宋璟奏張昌宗令李弘泰占有天分及有天子氣請禁身

勘當恩勅不允者但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榮寵自宜
粉碎肌骨以答殊私豈得包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
以簪屨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
此是皇天降怒非惟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
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
為變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人今果遂其所謀陛下
何忍不察向若昌宗措其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
往還修福復擬襁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也縱
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陛下黨而不
誅養成其惡臣恐更有為逆者無人敢言縱使昌宗

元無此心今見頻遭事迫亦當不日為亂况復先有
包藏又昌宗經勘當已前其心或防後敗雖有此懼
勢仍傾朝况經兩度事彰天恩普皆捨放自亦以為
得計人亦以為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
之以陛下縱成其亂也臣聞父在子稱尊者尚為逆
子君在臣圖天分是為逆臣臣逆而不誅往稷其亡
矣伏請行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
魏靖為監察御史長安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國
之綱紀在乎降殺理道攸寄人命所懸法務於寬刑
期尚簡猶慮詆欺過制旋濫不歸臣遠睇前經歷探

故事刑得其中則風雨順而陰陽和法失其宜則怨
濫興而災眚作虐臣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
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
權撓法倚深之奏似公之請既肆淫巧理難聽察其
周興來俊臣丘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
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既堯年四凶矣恣愚
騁暴縱虐含毒讎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法加刑隨
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靈不昧
冤魂有託行惡期報禍淫可徵具嚴天刑以懲亂首
臣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

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
至聖王傍洎貴臣明明有羅織事矣俊臣既死推者
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
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啣冤累歲且
稱反之徒須得反狀惟據口辨即請行刑拷楚妄加
疑答何限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斛瑟羅以妓女
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
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
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
滿庭群妖橫道推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謔不爲

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惟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奏制令來俊臣丘勣等所推鞠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簡勘其冤濫者雪免張廷珪爲監察御史則天長安四年四月幸興泰宮欲於白馬坡營建佛象廷珪上疏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

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演說其福勝彼知佛所言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治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作福德不虛貪着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殿土木或開發盤磚峻築基

階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
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
爲之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土貧屢朝
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
疢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
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
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歛星火過逼或謀計靡所或
鬻賣以充怨聲溢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
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
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敝伏惟陛下慎之重

之愚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
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慙慙
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
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
務以理爲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帝從其言即停作
楊齊哲爲雒陽縣尉長安四年太后幸西京齊哲上
書諫曰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爲獨智不可以任已專
欲不可以爲衆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

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
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安人之道貴乎省
事也陛下以大定元年冬遷蹕咸京長安三年冬遷
雒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勞於車轡乎士卒得
無敝於暴露乎扈從僚屬倣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棲
泊而匪寧東周之人盛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
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跡雖未出於
兩都巡狩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
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

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吐蕃和
親爲詞臣愚以爲未得也况吐蕃叢醜西隅咫尺自
京到雒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從就夫
千鈞之弩尚不爲鼷鼠發機况萬乘之君輕爲邊戍
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
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言此是欺下也使南史
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竊爲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
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爲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
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行地當六合之中人悅
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廩事

空缺皆藉京洛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
酬給公私縻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入
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人財力
口匱在雜邑也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
爲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又王者敬授民時所重惟
穀今陛下鑾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耕之初
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嚴善思爲給事中神龍元年中宗欲合葬則天皇后
於乾陵善思抗疏諫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
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葬則天大聖皇后

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大聖卑於天皇帝大帝若欲
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
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縱隙鑄鐵以固其
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鑄鑿然明神之道體尚幽玄
今乃勤舉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
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葬爲害益深又
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頗有難遂至則天大聖皇后權
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
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作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
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修斯制臣又伏見漢時諸陵

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漢之積年
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
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聖地
後之裔嗣用託靈根神靈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
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傍史
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
固本之業夫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
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
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
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前哲垂

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克隆死者之神永泰伏
望少迴天眷俯鑒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
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久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
制令百官詳議尋降勅言則天遺命葬乾陵

賈虛已爲左拾遺中宗神龍元年追贈后父故豫州
刺史韋玄貞爲上雒郡王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
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
明鏡興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不可史官
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

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見太平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譏之即先朝贈大原郡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莪誠可惜也如渙汗既行憚改威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則是巍巍聖德無得而稱疏奏不納新嘗爲左拾遺神龍初中宗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方坐嘗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父去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序炎寒有妨正理况陛下紹登大位初啓中興六合之內莫不延首傾聽威恩未著忠信未勤勞者未

達沉滯者未舉逋逃者未還浮僞者未息兼之郡國凋弊倉廩空虛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逼凶寇調發未寧內切饑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兢業業居安慮危絕嗜慾之源崇清淨之化宵衣旰食以答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變風變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之事六合之內不可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以宴聞忽於黎庶怠於聽政復何以達堯心於天下復何以垂令範於後代臣愚竊爲陛下有所嘆惜帝不納

李邕爲左拾遺神龍初上疏曰蓋人有感一發之惠
頌七尺之軀况臣爲陛下官授陛下祿而得目之所
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
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鄭普思多
行詭惑妄說妖祥惟陛下信之尚見驅使此事若行
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
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陛下若使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
鳩氏久應得之宋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
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應得之宋有天下亦
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
梁武應得之宋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
以普思可致鬼神之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而
二主得之宋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
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
惟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
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總理天下伏望陛下
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宋務先爲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初以水災令文武官
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務先上疏曰自昔后王樂聞過

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必孤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制令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謬參朝列浸沐聖恩敢不竭愚以副聖旨狂言抵禁幸陛下寬而宥之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輟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前月二十七日雒水

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期水不潤下矣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不時設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為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滿則水泉迸溢加傾虹霓紛錯暑雨滯靈雖丁厥時而汨堂渡亦陰勝陽之沴也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於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或未躬視乎

昔太戊有異木生於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雉於鬲祖已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爲福之明鏡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英佐雖多皆莫能仰陛下天光伏願勤思法官少凝大化宜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五之辟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供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怪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病困而求藥雖復黽勉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

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官之咎零宗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尊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耶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天暫開暫閉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是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也自數年已來公私虛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邑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既庶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

百姓食犬彘之食者十室而九矣丁壯盡於邊塞孤
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歛破其資馬
困斯佚人窮乃詐或起為姦盜苟事流亡從而刑之
良可悲也臣觀今之畔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
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器尚
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誠願坦然更化以身
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
當久弊之極須訓以敦龐良牧樹風賢宰革化十年
之後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還臣聞太子者君
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茲

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以守器承桃養德資

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空伏願早擇賢能以

光儲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親戚之間謗議所集

假令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

安可戶說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也至如左散騎掌侍德靜郡王武三思等誠能輟

茲機要授彼清閒厚祿以富其身蕃錫以稱其意國

家利器不可以假人朝廷高秩已越於彛等且夫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

等或挾小道而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帶銀黃既虧國

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理
亂安危之秋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
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毋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
媒黷凡此數者今之急務惟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
寧疏奏不省景龍三年爲監察御史河南道巡察使
以滑州輸丁不多配封全廣有點充封戶者皆歸避
甚於行役嗟吁滿道因上疏奏曰臣聞分珪裂土各
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義亦深自
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硤壻專擇雄奧徐州貢土方
色已乖寢丘辭封讓德不嗣其滑州者國之近甸密

邇帝畿地出紋練人多趨射所以列縣爲七分封爲
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所未
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業莫反其居此州土
風逃者舊少頃日波散良緣封多百姓嗷嗷不堪其
弊伏願稍均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甿上遵古制則
公侯不失於采地流泛得還於故鄉諸州封戶亦望
准此又徵封使者往來相繼既勞傳驛甚擾公私諸
附租庸每年送納望停封使以靜下人仍編入新格
庶爲末例又聞五等崇勞百王盛典自非耶茅懿戚
寇鄧鴻勳無以誓彼山河疇其爵土近者封建頗緣

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
邑收家稅半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
之初建侯故事于時天寶新定王基創開佐命如雲
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
繼代有象賢舊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至於命封
不合全廣論功少於前葉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
寔虧國用伏惟酌隆姬之前訓咨武德之舊章地匪
宗盟勲殊社稷不宜加以寔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是
庶績其凝爰倫攸叙臣忝當薦問備採風謠灼見不
安豈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願嘗以報國爲心乞

擇愚言訪諸朝宰秋毫有益夕死無恨疏奏不納四
年中宗制東都所造聖善等更開擴五十餘步以增
廣僧房計破百姓數百十家老幼稱寃者甚衆務先
上疏諫曰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省爲務節用爲先
故唐堯至化采椽不斷漢文深仁露臺罷構且西方
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寧匹夫竊嘆豈菩薩無相
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罔極孝思崇建佛寺土
木之功裝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場經
行已足更事開擴奪人便利貧者有溝壑之憂富者
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務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

伊始興役丁匹廢棄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爲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庭後軍屯於塞下厖戶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漢文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勸邊卒艱難之弊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逋逃休力役寔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止侈尚之路諸不急之務一切總停應瀕擴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充給黎元幸甚疏奏不納

王覲爲監察御史神龍初制則天祔廟日令安國相王興遼陽郡王李多祚登輦夾侍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可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

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
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後代何表蓋之疆諫獨微
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帝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
緣其有功委以心腹故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三

直諫第十二

唐蕭至忠為中書侍郎神龍二年上疏曰臣聞王者
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
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
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致事官人

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牙爲粉飾苟得是
務曾無遠局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
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
澤也若以公器而爲私用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
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纖人遮
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昔館陶公主爲子
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
民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
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于口
者也臣又聞唐虞之時建官惟百秦漢之後命爵逾

多故官衆則事繁人撓則僞起當今列位已廣冗員
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
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
官秩益輕朝綱日壞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
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壘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
者相形之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爲匪人欲求
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
親眷多居美爵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
徒忝官曹無益時政陛下若因循徃轍不革前非爲
弊已成返改難及惟陛下詳察之詩云東人之子職

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式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其才徒長其飾佩無德而祿有類素飧而詩人之言多存諷刺因國風之有暢冀王道之不偏前人之所譏後王之所戒願陛下想若安慮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材職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德於樞近退小人於間僻法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末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此蓋爲勢要親戚罕有才藝迥相囑託處

踐官榮伏願陛下遠稽古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各通內外總麻已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精加簡擇每家量勸一人在兩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又安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進賢才雖言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久若滯滯未申者望令巡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之內無復遺才八埏之中同歌聖德帝雖加其意竟不能行焉唐紹爲左御史臺侍御史神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上言白妃主及五品已上毋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

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准此制許之紹上
疏曰竊聞鼓吹之樂本屬軍容昔皇帝涿鹿有功以
爲警衛故偃鼓曲有靈夔吼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
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夫有四方之功所以
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官懸本無
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
接於閨闈唯式公主妃以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絲
緯錦障之色加以鼓吹歷代未聞又准令五品官婚
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今特
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

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叅詳其
理不可嘗行請停前勅各依嘗典帝不納

辛替否爲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
非其才中宗爲公主廣第宅侈麗過甚并興佛寺百
姓勞敝帑藏爲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聖人廣
視聽於四方納謳謔於九有蓋欲以上通下達遠聞
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良若此則國可長久時聞災
害者也臣聞王者牧黎庶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
怨重禍不微詭以求進不貨助以要榮公侯伯子男
五等各以功爲後先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爲次第

劉毅無賣官之請仲經無冤爵之謫則格于皇天光
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
官員不必備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
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門而不入
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
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表而無倉卒
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揚耳日動心慮作
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
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邱束帛不充於錫何愧於無
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

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陟膏腴
之地一則羊頭入興狗尾生謹將恐巍巍盛唐取譏
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公主
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
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臺以嬉之可謂至憐也
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
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
奪人之家人怨也愛一女而取三怨於天下使疆場
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
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婿禮等朝臣則亦有今

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徵之矣今猶事無更改理尚因循而已哉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安久愛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揭千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職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地宅伐木屯山不足充梁棟運土

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輝今踰章越制百條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靜爲基慈悲爲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爲利欲以損人故嘗忘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虎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保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

造寺必其爲集休養人不足爲經邦則殷周已往皆
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
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三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
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
長祚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滅瑠珠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
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
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殷湯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

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
來而踈見在失真寔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而輕天
子之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避役姦訛者
盡度爲沙彌其所未度者惟貧人與善人將何以作
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
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仗親
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子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
非崇道以救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維
揚不曾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
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

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之天下寺
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
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役之士猶尚不給况
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
睿宗景雲元年替否爲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臣聞
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
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
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
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
福祚之不末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

反正開階立極得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
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
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服不多
造寺觀而福祿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
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
不僣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
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
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也故得享國長
久多歷年所陛下何不效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
下之兄嗣先人之業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

恣女子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
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
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
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停一時之帛所惡者
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
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口中
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
怨神怒親忿朋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邇殊論公
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亂享國不永終於克婦寺
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獲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

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文武
皇帝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
可致矣依中宗孝和皇帝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
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以來霖霖不解
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
霜損蟲傷草萊污潢下人咨嗟未知調賑營寺造觀
日繫于時簡較試官允臺濫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
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
餘萬貫惟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
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

邊之士可薄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陸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悉皆饑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反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遠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考阿蕭之家宗而不可阿蕭之亂政忍棄太宗文武皇帝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孝和皇帝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蕭之時危亡是懼嘗切齒於群克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群克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克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

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事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孝和皇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之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其時事專清其身

心以虛薄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寶像珍龕使國困人窮然後爲道哉伏惟陛下行非嘗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應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又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可言言者未發聲禍將及矣常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焉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

帝嘉其切直稍遷爲右臺殿中侍御史

呂元泰爲并州清源尉景龍二年以緣邊鎮守稍多不可廣修佛寺上疏諫曰臣聞天地不私於動植所以稱其大日月不偏於燭耀所以稱其明陛下六合爲家萬邦作主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劫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雖寶塔踴出真容再見不足以論其相好不足以並此莊嚴爲萬國之福田作群生之因果然釋氏真教平等爲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臣頃因行役涉歷塞垣人之艱危盡知之矣緣邊鎮守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迥臨

沙漠或裹糧帶甲遠伺煙塵歲月既深衣服久弊形
容枯槁無扞禦之用朝夕殷憂有饑寒之色及邊荒
小醜微有風塵暫交矢石已聞喪敗豈沉謀秘畧有
謝於種虜乃天恩佛法未覆於士卒之所致也乃令
胡馬窺於塞下羽檄傳於上京調發師旅憂勞聖慮
府藏虛竭百姓疲勞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惟陛下
以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廻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
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反饑凍則如來慈
悲之化也絲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
功德既樹賞罰斯明將士知恩則三軍賈勇犬羊懾

息萬里無塵自然烽燧罷燃干戈不用天下士女並
脩耕織僮戍減少府藏充盈則陛下之澤恩社稷之
大計如來之教不偏於京雒大乘之法遂遍於長沙
今廣費錢力空修棟宇中下士女直覩莊嚴邊疆戍
卒不免饑弊同沐太平之化勞逸以殊俱承雨露之
恩榮枯遂隔恐非如來平等之意又異陛下亭育之
恩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
豈釋迦之意雕琢爲功今之作者臣所未喻臣又聞
黃帝堯舜文王盛德充於宇宙餘芳流於絲竹者乃

盡善盡美茅茨土階叶和萬邦親睦九族之致也蓋非勞瘁之功佛法之助晉魏越競梁宋澆漓釋教行於中國伽藍徧於天下然喪亂不絕邦國未安者豈佛教之使然乎蓋好尚非所聚斂過度人不堪命之所致也漢文借露臺之產化比成康秦皇起阿房之宮禍成傾覆伏願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覽帝王之成敗驗黎庶之安危則天下幸甚自神功之後百姓薦饑臣之所見此之爲甚重以林胡叛換六軍齊沒匈奴侵擾趙定爲疆勁卒壯夫死於鋒刃少妻弱子遭於驅掠衰老童幼街號巷哭者悲感行路伏惟

陛下爲之父母可不念之昔者匹婦稱孝匹夫稱賢哀怨所及尚致霜旱况忠臣孝子傷心泣血者動以萬計感於陰陽成其水旱不足也方修寺造塔塑畫尊容峻宇雕墻丹楹刻桷驅役貧賤斂賦鰥寡以求其福臣用爲疑臣又聞匈奴之俗以騎射爲業以攻繫爲務教卒練兵以日繫月國之所好經行設齋持戒忍辱捧鉢振錫剔髮染衣至於練習弓矢者十室之中未聞其一以此衆戰臣竊惑焉伏願陛下以邊疆爲慮以百姓爲心防之於未萌理之於未亂休力役罷修造恤窮乏勸耕桑愛養戰士慎擇邊將妙

選牧宰招攜亡散則成康文景之風可翹足而致彼
羶裘德醜之虜何足爲憂臣聞主聖臣直有犯無隱
誠則愚淺敢不庶幾惟陛下萬幾之暇少垂聽覽疏
奏不納

吳兢爲右補闕景龍三年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侍御
史冉祖雍李愷共誣安國相王入平公主與飾愨太
子連謀兢上疏奏曰今聞道路云云皆言賊臣等竊
議以安國相王連謀於重俊共加羅織將欲寘於法
臣既忝職諫曹安敢不奏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
陽以之亭育大寶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昔武

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扶社稷所以
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
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亡
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爲其心腹絳侯作其爪
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歟國之安危在於藩屏
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詩云宗子維城書云九族既
睦自文明之後皇運中衰國之祚裔不絕如綫洎陛
下龍興恩被骨肉搜謫竄於炎障復衣冠於庭闕萬
國歡心孰不慶幸且安國相王實陛下之同氣六合
至廣親莫加焉但賊臣等日夜同謀必欲噴于極法

此則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夫相王之仁孝幽明共知
頃遭荼苦哀毀過制以陛下爲性命亦陛下之手足
大孝於父母而惡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邪佞
妾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焚刈股
肱獨任宵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爲寒心可爲慟
哭自昔剪伐伎幹委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也
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敗漢委王莽遂成篡逆
晉家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皇以猜忌子弟海縣
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是以任之以權雖跡必重
奪之以勢雖親必輕臣又聞之根朽則木枯源涸則

流竭子弟者國之根源豈可使其朽竭哉先王所以
庶其樹存親親使謀孫翼子柯葉碩茂况皇家枝幹
零落無幾方之先朝十不存一自陛下登極于今四
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
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焉蒼蠅之詩誠可畏
也昔者謗書盈篋難明於主君讒言三至見疑於慈
母伏願陛下降明制曉群邪使忠臣孝子知友于之
愛姦佞庸圓執讒慝之口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
之心德教加於兆人風化流於千載則群生幸甚臣
本布衣匪求官達聖明過聽拔齒諍臣不勝受恩之

甚謹昧死謹言輕瀆天威伏增戰汗
柳澤前為右率府鎧曹參軍景雲初姚元之宋璟所
請停孝和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為刺史太
平公主又時為之言於是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
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
習其非旨者非攝養之方邇其諛佞者積危殆之本
臣實愚朴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嘗慷
慨關心憂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
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伏惟皇帝
陛下聰明齊聖孝悌通神樂善好諫除繁去惑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仁明睿哲有過於堯舜然而刑政德
教或乖於典則若不革弊易轍塞源拔本愚竊料未
臻於泰平伏願收之於未多復之於未甚則宗廟有
福生靈甚幸子孫帝王萬代之業也竊見神龍已來
群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
擅權側媚姦回亂賞綱紀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
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王
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鬩闔屠販之子悉由
邪而謬官黜斥之臣咸因姦而冒進天下思亂社稷
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之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

親擊固可末爲鑒戒者也豈不爲寵授謬誤親習請
謁之所致焉可不哀哉臣聞作法於治猶恐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伏見近來政令不一朝出暮易前
尊後與諠譁之論請謁頗行只在斜封投官皆是僕
妾汲引悉誤先帝昧目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
之所愛陛下勅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成
令出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爲斜封之人不忍棄
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
是常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以襲贈也李多祚鄭
元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

能忍於彼使善惡不一也又斜封之官不承殊澤得
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頻繁降旨前勅則令至
矣處分後勅又令替人却停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鍾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
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姦邪今海內咸稱太
平公主令胡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談議
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
事正不如邪是年十二月制令選人中被放者各上
書陳事許加收擢時有獻書者千餘人唯澤上書詞
有可採大畧曰頃者帝氏陰謀姦臣同惡賞罰紊弛

紀綱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社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社稷於已危拯黎庶於既溺令龐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令陛下蠲煩省徭法明事舉萬邦愷樂家室胥慶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得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云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動非禮勿聽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

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

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幸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於寡

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

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嘗令之不一則姦詐斯亂暴

慢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戮暮誅而法不行矣縱陛下

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也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

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懲惡勸善令之宜也臣恐陛下席安逸

而忘危亂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

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始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

樸忌忤願怒其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於身者無稽之事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附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穆王有命曰實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革其非心今諸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若因親舊率精奏請恐非其人懼累于德今驕奢之後流遺未變慢遊之樂餘風

或存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洽於非德厥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遊處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乎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技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澤此其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雘一彼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

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
義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福祿長享與國並
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
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哉明試自誠頃
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寵矣權傾人主
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
福爲禍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
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貽訓之則也今
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愛之甚也夫寵愛之心人則

不免去其太甚閑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駟
馬亦陛下之爲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
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
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
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
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惟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
於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於貨色恒于遊畷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鄉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

而明之必信而觀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
修業者賜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臣聞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又曰嘗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爲明證先王之誠
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
益以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之懷
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倘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
門爵賞有差刑法無當則忠臣正士不復談矣帝善
之命中書省重加詳試久之擢拜監察御史

魏知古爲右散騎常侍景雲二年睿宗女金仙玉真

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
不止知古上疏諫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
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正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
翦除克逆君臨寶位蒼生顛顛以爲朝有新政今風
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
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簡較等官僅至二千餘人
太府之布帛已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
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
後旱五穀不熟至若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
欲行何道以賑恤之療饑拯溺湏及其時又突厥爲

忠其來日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
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疆則驕逆屬草衰
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倘或窺犯
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
詳察

韓朝宗爲左拾遺睿宗景雲中令諸惡少作乞寒胡
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辛有過伊川見被髮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夷狄之事
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

舉措湏合典彛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來聽於物
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戎伏願陛下三思籌
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
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無能斲馱况匈奴在
邸寔繁有徒刺客密發亦何可限或憂卒然奔波掩
襲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
深可畏也伏惟陛下愛人治國憂勤庶政令所施爲
豈徒然耳豈不以玄象變見疾厲相仍厭甲兵之災
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爲無益臣聞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木聞兆亂庶求多福太戊修政桑穀白枯景

丹府元龜 直諫 卷之三十四 五
公善言熒惑退舍彰善伐惡天之道也伏惟去邪勿
疑昭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帝覽而
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韋湊爲太府少卿太極初睿宗爲則天皇后於東都
建荷澤寺西京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造
觀湊上疏曰臣聞諸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然則非財無以建國國之府庫非自殖財還資
於人賦歛而制也人之貲產非自然生勞筋苦骨竭
力而致也人所以甘於征賦者知用之不爲私也資
以散人人有何怨若乃用之或不節散之以非公既

盡而厚歛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歷觀古先有天
下者未嘗不以薄賦歛省徭役而興焉征稅重人力
殫而滅焉並詳諸載籍列爲龜鏡然曩以邊烽驟驚
戎幕薦興每應機湏頗傾帑藏臣竊計即時庫物如
此嘗用畧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工土木所料
動至巨萬更空竭之必不支年矣頃年天下災損流
行乏絕稍多申奏相繼每延聖念總令賑恤更加賦
稅則人交不堪衣食靡供調歛安出儻邊烽尚警戎
虜南牧軍資糧用將何以濟乎此臣所以深憂也今
營觀寺者蓋謂修德以禳災也以臣寡聞稽諸史冊

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大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
 拱大戊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大戊懼早
 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六十國桑
 穀日枯殷道中興此豈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
 心公召子常而問焉子常曰其禍當若雖然可移於
 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
 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為
 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為君乎子常曰君有至德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二十一歲公
 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

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常言
 此由仁發于衷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謂躋萬姓
 於仁壽不徇私於一己任忠直退諂諛省賦役也自
 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
 靈之重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為憂何益聖德此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宗興乎玄元皇帝其經
 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
 能成其私此乃抱素守真薄以厚物轉稅節用清淨
 無為之旨也今欲困人獎國峻宇雕牆思竭輸飾窮
 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近古以來脩黃老術者漢

之文景豈造寺觀乎惟寡欲清心愛人省費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樂忘神器之危銳意神仙將圖羽化此失之矣伏願陛下究道家之旨備不虞之機緩非急之作務實府庫以育黎甿則寶祚愈隆寰瀛未久矣臣伏見勅停金仙土真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爲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大脩觀內所費不停國用將空何以克濟支度一失天下不安帝覽而善之

嚴挺之爲左拾遺太極二年二月睿宗詔三日三夜御安福門以觀酺樂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

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盖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以成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喻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無相奪倫不致靡弊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雖則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嘗古之善教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雜合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

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且一人向隅滿堂不
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暫臨
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
儻合有司跛倚下人幾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
遠乎聖情攸聞豈不凜然祗畏臣以爲三不可且元
正首祚大禮頰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
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酬則過於往年王公貴人
各承徵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路貿易家產
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悲
役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四不可書曰罔哂百姓
以從已之欲况曰去夏霖滯經冬亢旱農不收成市
有騰沸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
代聖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
效之哉伏望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要期兼夜恐無益
聖明惟陛下裁擇帝納其言而止

